

第二章 曾心小说、散文中老人形象的丰富内涵

曾心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描写老人形象的作品集中创作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具体年份表现在 1993 年至 2001 年期间），曾心系 1938 年生人，此期间也正是他步入老年的时期。这些作品反映了选材的真实性和现今社会老人的生活现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心的内心世界。曾心的艺术世界里赋予老人以丰富的生命内涵，如孤独、博爱、保守、沧桑、悲悯、沉重、无私、安详、欲求等各种生命元素。这些老人形象鲜明、生动，极其典型。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所表现出的勤劳、善良、乐观、智慧、奉献，把平凡的生活点缀得斑斓夺目。

在曾心先生的 20 余篇关于描写老人形象的作品中，老人的形象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按照地域种族来分，大多是生活在泰国的华侨或华裔，如《一坛老菜脯》就描述了一位八十多岁的纯朴、善良的华侨老年妇女；也有少数中国大陆善良、坚强、智慧的老年人，如《礼品》作者的叔公；也有憨厚诚实的泰国老人，如《老店主》。还有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后再移居泰国的老人，如《土地》，讲述一位出生在闽西，长在台湾，后移居至泰国的怀旧老人。虽然老人们的类型多样，但多以具有中华血脉的老人为主。第二，按性别划分，有老年女性也有老年男性，但其中对老年男性的描述居多，这可能与曾心本人是男性具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其更能抓住老年男性的心理特征，从而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和描写。第三，从经济条件上划分，有生活富裕的老人，如《寂寞病》里的李太太，住着别墅洋楼；也有生活贫寒的老人，如《一坛老菜脯》里的冯大妈，住着只有在曼谷贫民窟才能见到的简陋小木屋。第四，就家庭成员构成来看，“大多都是儿孙满堂”，或步入耄耋之年，或老伴离世。如《寂寞病》中的李太太、《老泪》中的老店主陈五、《生日》中儿女满堂的李家坤、《品茗谈天》中的孤独老伍等。孤寂、落寞、需要关爱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曾心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老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生动的刻画，为读者呈现出众多不同的老人形象，同时反映了各种形象的内涵和寓意，以及所反映的社会伦理问题。这些不同的类型又表现出老人共有的形象类别，集中表现在孤独老人、有为老人和情趣老人三个形象，其中大多数的老人过着孤独、寂寞的（终日独居）晚年生活。

第一节 老人形象的类别

一、孤独老人形象

孤独老人是曾心作品中老人形象的集中表现，他们多抑郁、孤寂，整日愁眉苦脸，遇人过度热情，但是情绪多变，甚至聊天时还会痛哭流涕。通过作品中描写孤独老人形象来揭示现今社会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曾心作品中的孤独老人形象各异，但却具有相同的生活背景，即子女长大成人、远离父母安家立业，老伴去世，留下孤寡一人，终日无人陪伴。这些老人往往为家庭、社会奋斗了大半辈子，晚年却凄凉地孤独终老。如《寂寞病》中一位生活富裕却很孤独的老太太，老伴离世，孩子又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终日只能以宠物为伴，为了寻求解除内心的寂寞，居然以请医生看病为由，找人聊天，甚至不惜高额的“先生金”。文中作者从第三人称的角度，使用简练平实的对话，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孤独老太太的内心状况：

片刻，慕钟转移话题：“近来，李太太身体可好？”

“自李先生去世后，身体一直不怎么好！西医查不出什么病。所以今天请你来把把脉。”

慕钟伸出三个指头给李太太把脉，觉得其脉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缓、不急，来去从容，不属病脉。

凭慕钟的临证经验，像李太太这种病，是按其脉，不知其病的，是一种现代上层老年人的流行病，但他不好直接说出口，只好对李太太安慰说：“看你的脉象还属于正常的呀！”

“慕钟，也许我的病碰到医生，就自动好了！”两人相视而淡然一笑。^[1]

文中作者并没有刻意描述李太太的内心世界，只是通过她和医生的几句简短对话，便让我们形象地看到了一个儿女远离、丈夫去世、一人孤居的富裕老太太的内心寂寞和孤独。这是暮年的悲哀，她因孤独而不安，更增添了她对他人的渴求和依恋。文中借用李太太的一句话，“我的散心，就只有这些猫呀！狗呀！鸟

[1] 曾心，《寂寞病》，载《蓝眼睛》，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11-13.

呀!”更是将其希望找人聊天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证实李太太的病症属于心病,更是连续使用了六个“不”字来强调绝非他病。《钥匙》同样描写一位孤独的老人,以九把钥匙来表现老人一生的成就,随着钥匙一把把地分别给予前妻的子女,老人也变得越来越孤独。在世俗人的眼里,钥匙是财权的象征,可连最后一把钥匙妻子也想要拿走,面临孑然一身、孤苦伶仃的境地,他原本忐忑不安的心变得更加凄凉。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情节:

唯有李伯每次发功都在哭,声调凄凉哀怨。更甚者,其哭声,一次比一次更大,更惨,简直成了一种干扰“静态磁场”的噪音。

于是,一次收功后,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李伯,你心里有什么伤心事呢?”一个师弟按捺不住第问。李伯擦着脸上的泪痕,作者手势,表示“一言难尽”。“李伯,你把它公开出来,明晚发功时就不会再哭了!”另一个师弟“挑”这李伯讲出“哭因”。

李伯被大家这么一“挑”,心里的“惨事”即刻爬到皱脸上,眼眶又涨红起来,内心极度的哀痛,鼻子一酸,啜泣起来。……“原来我有九把钥匙,现在就剩下这一把了。”说着又抑制不住伤心地哭起来。^[1]

文中短短的几行字,作者描写了李伯的四次哭泣,表达了孤独老人的无奈和老人三宝(老妻、老友、老钱)的重要性。通过李伯交钥匙的详细描述,有力地揭露了家庭伦理道德的荡然无存。其他作品也对孤独老人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老泪》中七十三岁的陈五,辛辛苦苦一辈子,尽管生活道路多坎坷,也都能煎熬过去,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老年却老泪纵横,孤独度日;《品茗谈天》中报馆“告老”回家的老伍,因老伴的离世,自己更感孤独。以前为了工作,都没时间和妻子谈天。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便经常来妻子的坟地陪妻子“谈天”,缓解自己的孤独情感;《窟》中八年间搬了三次家的老人,竭尽所能送子女去英美深造,到头来子女一个告诉他“在美国独居的老人多的是”,一个打电话劝他“最好进养老院”,最后落得个孤老终生,“死到连一个窟都无”。

曾心作品中的孤独老人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即“心孤身不孤”的老人,这些老人虽然与子女同住,但对新生事物的不了解和抵触,使他们和子女在心理之间

[1] 曾心,《钥匙》,载《蓝眼睛》,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14-16.

存在着高大厚重的一堵墙。他们保守、怀旧，充满对故人、故乡、故景和过去生活的回忆怀想；他们认定今不如昔，生活在今天，志趣、习惯和观念却滞留在昨日，一言一行与现实生活有较大出入；他们恪守传统、倡导传统，但相反的是他们的子女们都已经抛弃了传统。他们禀行“君子取财有道”，但年轻一代已经被市场经济的物质主义所吞噬。“精神孤独比饥饿更可怕”，“精神孤独比贫穷更可怕”，医学研究表明，精神上的缺失比病痛可能更折磨人。如果老人得不到抚慰，没有愉快的老年生活，就有可能导致一系列心理和生理疾病。在《家规》中，曾心通过一对父子有关生意选择的一段对话，向读者描述了新老两种不同价值观念在不同代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展示了一个老店主思想由于不被儿子接受所感受的挫败感。一句“按照这样选择事业和生意，恐怕就会像爸爸那样一辈子做小生意”，让老店主伤心欲绝。一个老人最大的不幸可能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法得到子女的认可。虽然曾心并未在文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但从词语之间可以看出其对老店主的同情之心和对儿子行为的不屑之感。《生日》中的李佳坤，一位子女关心太少，缺乏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孤独老人，虽儿孙绕膝，却因无法得到子女真正的关心而内心孤独，最终只能无奈地选择保住“老钱”；《老两口》中的老两口，为儿女辛辛苦苦一辈子，老来却过着孤寂、清贫，甚至可以说凄惨的日子。

曾心有着一双明察社会的眼睛，他可以从现实生活细小平凡的变化中，从普通人都熟视无睹的社会现实中，观察并体会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曾心先生对于人性的弱点和生活中的阴影深恶痛绝，鞭挞当今社会父子、父女之间亲情缺失，只剩下冷酷金钱关系的现状。但他不是以直面人生、针贬时弊、愤世嫉俗的态度予以鞭挞，而是以善意的讽劝和同情理解的心态给予宽解，努力使矛盾缓和，人心向善。如《老泪》、《钥匙》对不孝子孙见利忘义，视父子、母子之情为赤裸裸金钱关系的昭示与讽谏。老人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老人的现状直接反映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沉沦。曾心对老人的深切同情，也是对社会的有力批判，其主旨在于引起社会的警省，维护父兹子孝、人与人和睦相处的生活。这不仅让人自然的想到一位中国歌手陈红的一首《常回家看看》：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领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 带上祝福，陪同爱人 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

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只图个平平安安。”

因歌词完全写出了现今老年人的心声，且贴近生活、通俗易懂，一时红遍整个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这首歌也为天下的儿女们提出了期盼，期盼他们能够关心父母，在百忙之中常回家看看，还父母一个团团圆圆。我想，这也应该是曾心在作品中所想要表达的一种愿望吧。

二、有为老人形象

有为老人是曾心作品中第二种较为常见的老人形象。他们具有仁爱之心，知荣辱、明是非，遇事从容，能够泰然处之，以自己的言行影响、教育和关爱下一代，关爱这个社会。曾心的作品中描述有为老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捐躯》、《三愣》、《三个指头》、《土地》、《大自然的儿子》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人虽老，但却意志坚定、勇敢、顽强、永不放弃，他们身老志坚，即使儿孙满堂、衣食无忧，但仍在勤劳工作，散发着自己的一丝余热服务社会和大众。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通常不将老人融入大众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往往认为老人失去了劳动能力，也就失去了社会地位。在美国，工作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也代表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价值，人们倾向于用职业来评价个人。老人由于不再工作，从而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美国文化中人们对老人的看法和比喻常见如下：老狗难学新艺，年老心孤，年老智衰等等。在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中，树立老人正面形象的数量较少。美国 65 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 12% 以上，而媒体上的正面形象比例仅为 3%，^[1]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中的“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有着较大的区别。在中国，老人往往是成熟和充满智慧、经验的象征。中国文化中对老人的比喻多是正面的，如老骥伏枥，老马识途，老当益壮，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等等。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西方文化入侵，越来越

[1] 吴定勇，王积龙.浅析美国媒体老人形象问题.国际新闻界，2007，(4)：37-40.

多的中华年轻子女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失去了对老人应有的尊敬和价值认可。曾心作品对有为老人形象的描述，表达了他对老人的社会存在价值的认可，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当下社会和子女忽视老人、疏远老人的不认同。

《捐躯》中，作者并未对玛妮老师做正面描写，仅仅借从“女儿”的口头描述，便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奉献自我、关爱他人的老人形象。作者以玛妮老师为代表，描述了一批像她一样为了他人而捐躯献身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御官、政官、军官、博士、教师、律师”等，这也就是“女儿”口中的“大恩师”。文中正面描述捐献者的有两处，一处是那封遗书，其中写道“我知道，生时，躯壳只是灵魂的寄宿。死时，我自愿把身躯捐赠给医院，以求灵魂得到安息！”；另一处是玛妮老师的遗像，“玛妮老师一头白发，清瘦的脸，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流露出慈爱、博学、期待的眼神”。作者用“紫影青光的佛国魂”表达了对他们的尊敬，也表达了对独立自强、散发余热老人们的高度赞扬。在《三个指头》中，老医生“朱半仙”乐观自在、劳尽终生的人生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满鬓银丝的他仍然坚持为病人看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其保持长寿健康的秘诀给其他老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一个目标：健康；两个一点：勤动一点，糊涂一点；三个忘记：忘年龄，忘积怨，忘疾病”。最后，在明知自己气数将尽的情况下，他依然从容不迫、泰然处之，坚持为病人看病，理智乐观的态度让人佩服。散文《百鹤图》中的郎静山老人，虽已百余岁，仍不服老，积极参加国王驾临的开学典礼仪式，并赠送给国王自己百岁时的剪贴作品。我们不禁感叹，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颗燃烧的心，每个老人都可以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曾心作品中有为老人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求知。小说《李嫂》中，老人李嫂已经六十多岁仍然参加华文夜校学习华文，求知之心让人钦佩。“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做到老”，对于老人，只有不断的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有了更多的才智，既可愉悦自己，也可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服务于社会。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是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是老年群体精神需求的最高境界。

三、情趣老人形象

情趣老人是曾心作品中第三种常见的形象。古今无数事例早已证实，具有无限情趣的老人更加长寿。他们能够时刻克服对身体健康有害的不良情绪，始终保

持健康乐观的心态，达到内心和谐。他们慈祥、善良、兴趣广泛且又富有人情味，他们仁爱、平静、理智、乐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想得开，想得宽，想得远，对名利之类的得失，完全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处之泰然。他们乐观地对待不如意的事，热爱社会，热爱他人。曾心作品中的情趣老人或摄影收藏、或养鸟种花、或品茶烹饪、或书海漫游、或挥毫泼墨、或吟诗作词、或畅游览胜……，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除烦解忧，充实晚年生活，更有益于身心健康。一代伟人邓小平依靠豁达的胸襟和大智慧活到了 93 岁高龄。对于他的养生秘诀，可归纳为 20 个字：“乐观豁达、勤于动脑、坚持锻炼、合理膳食、家庭和睦。”字数甚少，却蕴涵着大智慧。曾心的作品对情趣老人的描述也时时传达着这种观点。

散文《登武当山极顶》是曾心作品中少数描述宗教文化的作品之一。文中对与道教有关的事物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描述，表达了曾心对道教文化的偏爱。文中有关登山过程的描写，将一群乐观向上、富有情趣的老人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几段对话向我们展示了几个童心未泯的老人：

吃完早餐，文友们都到门口大厅集中，一见面都互相询问：“不上金殿？”不想去的人说：“风景诚可贵，生命价更高！”想去的人说：“不到金殿非好汉！”此时，有位老教授慢悠悠地说：“我们到达武当，已是英雄了！”在旁的另一位老编审也给双方说了鼓励话：“上者是行动英雄，不上者是理智英雄”说得个个眉开眼笑。……“龙教授，现在就看你是龙还是虫的时候了，如上得去，就成龙；上不去，则成虫了！”说得两人变喘息声为笑声。……有人说：“由于我们有一片诚心，真武帝在山上给我们发功助力了！”^[1]

读者看到一群老顽童嬉笑打闹的生动场景。文中的老人面对延绵崎岖的山路，不但没有畏惧，反而通过几句改编经典名句调侃的玩笑道出了他们乐观活泼、健康平和的内心世界。看似描述登山，实则向人们传达一种情趣老人的乐观精神

[1] 曾心，《登武当山极顶》，载《心追那钟声》，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6月。

和人生态度。曾心曾经说过：“我的散文，喜欢带有较浓厚的个人的主观色彩，一面写景，一面写自己的内心的景，使内外两景同时交叉进行。”《登武当山极顶》何不是他向读者展现自己积极乐观的内心世界呢？

曾心在描述情趣老人的时候，经常借助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活泼的气氛。《大自然的儿子》一文中，在见到乐观老人“亲家翁”之前，他有这样一段描写：

星期天一大早，我驾了私家轿车到万昌一个码头，把车停在一安全处。表嫂熟悉地雇了一艘长尾电动船。我们尚未坐稳，船便迫不及待“嘟嘟”地开动机器了。船驶得快时，船头翘得老高，整个船好像要离开水平面，向天飞去似的。坐在船头的我，迎着伴有野草花气息的大自然的风，和渗着浪花溅起而漂流的水雾，好像服了一剂芳香清窍的苍耳散加味，平时常不顺畅的两个鼻孔，顿觉通窍开塞了。……

表嫂也和我同行，在方圆二十多菜的果林里，狗弟两手掰合成一个话筒，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高喊：“公公！公公！”依然没有回声，只有小鸟在人心果和潘石榴中“唧啾”地欢叫着。^[1]

文中在见到亲家翁前有关景物的大段描写看似偏离主题，但却是和后面刻画“阿公”这一情趣老人形象遥相呼应。文中描写的高高的椰子树、簇簇的水浮莲和茂盛的水果林，既是写景也是写人。而对“我”“通窍开塞”的舒畅感觉和小鸟开心幸福的“欢叫”，也都是在映射“阿公”的平静、仁爱，热爱社会和自然的性格。另外，文中对于长寿之道的论述也表达了老人保持情趣心态的原因。内心和谐、慈祥、善良、乐观、不追求名利得失这些特质，无不在亲家翁这个九十岁高龄老人身上体现。在《百鹤图》中，曾心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情趣老人形象——郎静山老人。文中一段话描述了老人风趣洒脱的内心世界：

我正要发问，恰好在旁的以为贵宾虾似的躬下腰问：“郎老，平时你吃什么东西，才能这么长寿？”

郎老风趣地答：“两脚的东西不吃，四脚的东西不吃，天上的东西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

不吃，海里的东西不吃。”

我一听，便起了疑心：“这么多东西不吃还了得？”

郎老的陪同者，立即笑而作了解释：“两脚东西不吃，是指人不吃；四脚东西不吃，是指桌子不吃；天上的东西不吃，是指飞机不吃；海里的东西不吃，是指潜水艇不吃。意思是说什么都吃。”^[1]

用人物的外表描写和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是曾心作品的一大亮点。文中曾心用郎老短短的几句话展现了他风趣幽默、睿智乐天的老人形象。这里有两个妙用，一则，一个说话风趣的人其内心世界肯定也是乐观的。老人用一个颇有趣味的谜语说出了自己的饮食习惯，这本身就表明老人具有乐观的心态；二则，老人的谜底“什么都吃”也表明了其无所顾虑的性格。

第二节 老人形象的内涵与寓意

一个真正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能够洞察人间万物，关注人间疾苦，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或告诫，或警示，或推崇，或引导，以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而一个成功的作品，也应该把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灌注在作品之中，透过人物刻画和命运走向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展示给读者。细品曾心的作品，可以发现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微缩景观，其作品中每一个老人形象都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只不过借小说人物形象表达出来。同时，每一篇关于老人的文章都诉说了一片真情，告诉人们一个做人的道理，给人们予启发。字里行间时时刻刻都透露着一种爱，一种家庭的爱，亲情的爱，对社会的爱和对自然的爱。《捐躯》中慈爱、博学的玛妮老师，“生时，早早留下遗嘱，自愿捐赠身躯给作实习！”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对教学事业的热情，对医学未来的期待并没有因死亡而结束，而是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永存希望的境界。《礼品》中“古盘在这样恶劣的情势下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份量可想而知。”“红极一时的彩电已因‘过时’或‘老化’被弃之向隅，而成了‘废品’了。只有连着叔公人生的古盘，仍永葆青春，逐年增值。”写古盘实际写叔公。叔公用智慧保住了古盘，以盘寓

[1] 曾心，《百鹤图》，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

人，意在写叔公的智慧、坚强和乐观。

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心隐含在作品中的主要意图和思想倾向。曾心作品中老人形象的内涵和寓意可总结为以下三点：对传统文化遭遗弃的忧虑，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发扬和对老人社会存在价值的认可。

早在泰国，就有一些文人墨士倡导人们防止“全盘西化”，并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曾心虽然在文章中并未直言此事，但是从其作品的立意来看，也支持这一观点。他通过描写大量的老人形象从侧面探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问题，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遭到遗弃的忧虑。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与中国一般文学作品中多使用智慧老人、坚强老人、倔犟老人、硬汉老人形象不同，曾心作品中的老人形象多表现为无助、孤寂，同时恪守传统中华文化。这些老人形象看似平凡，却贴近生活现实，其有血有肉的形象更容易给人以思想上的共鸣，让人们更加关心老人的心理状况和中华文化的恪守和传承。如《窟》中留美的子女完全背离了华人重视家庭、重视孝道的优良传统，说什么“美国独居老人多得是”、“最好进养老院”，这种“西方文化”的入侵将年轻一代中华儿女引向了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使拜金主义污染了年轻人的心灵，他们不再恪守中华民族注重亲情、注重孝道的优良传统。

曾心作品中多次提到了老人们恪守的“家规”，如散文《大自然的儿子》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姑姑！”他露出一口黄牙齿，用纯正的潮洲话欢乐地叫。那几只狗也欢乐地摇起尾巴。

我觉得很惊奇：“这小孩怎会讲潮州话？”

表嫂亲昵地携着那孩子的小手说：“他是我弟弟的尾仔，名叫狗弟。在家里，阿公都要子孙说潮州话。如果不说，阿公就会骂他们，不爱他们，因此，家里大小都会说唐话。”

我真没想到，在这鄙陋的水上人家，华人竟然还有这一条教子教孙的“家规”。^[1]

在小说《李嫂》里，曾心也用了相似的情节描述了“家规”：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

她怕子孙后代不会讲唐话，便来了一条“家规”，子孙回到家里，跟她讲话不许说泰语，都的说唐话。每当伸手要钱时，她总是用唐话问：拿去做什么？小孩得用唐话回答，如果说不出，就不给钱。这样久而久之，一家大小都会说唐话了。^[1]

同样在小说《老店主》里，也有一条“老家规”：“不该赚的一铢也不能多要”。曾心更是用“家规”二字作为一个名字创作了一篇小说，描述了一个老店主奉行祖训的两条商业家规：“一不能积恶；二不能杀生”，并用短短数语就将新时代下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的困惑展现得淋漓尽致。家规，也叫家法，是指一个家庭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遗传下来的教育规范后代子孙的准则。因此家规也往往象征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传承。曾心在多个作品中都提到了“家规”一词，有着其深刻的韵意，体现了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发扬。除了使用“家规”来寓意中华文化外，曾心还在作品运用多种事物来比喻，如中医、中药、唐话、中国字、中文谚语等。如在《三根指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据说他要把医术传给儿子，儿子不要；要传给儿媳，儿媳不要；要传给女儿，女儿不要；要传给女婿，女婿不要；要传给孙子，孙子不要。这种“家传”看来已绝路，他便改为“师傅”——师以传弟。谁知辛辛苦苦招来了几个“徒弟”，个个半途而废了。结果还是自己硬挺着一把老骨头，死挑着这古老中华国宝的行当。^[2]

文中看似轻描淡写地使用了一串简单的排比句，但却道出了老中医朱一新对传统中华国粹的坚持，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硬挺着一把老骨头死挑着”。曾心作品中的老人大多是生活在泰国的华侨或华裔老人，这些老人形象反映出生活在泰国的华侨与华裔老人的头脑里始终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并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怀念和期望。从他（她）们的不同形象中，可以看到早年

[1] 曾心，《李嫂》，载《蓝眼睛》，泰国：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

[2] 曾心，《三根指头》，载《蓝眼睛》，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

从中国移民到泰国的华裔所经历的生活道路，这些也可以从《互考》、《宝贝》、《种子》等作品中可窥一斑。

第三节 老人形象所反映的社会伦理问题

曾心作品中有很多反映泰华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矛盾的故事，在活灵活现的老人形象描写背后反映出深刻的社会现实。《老泪》、《老两口》、《生日》抨击了当今社会某些年轻人很少关心老人，只知向父辈索取，甚至不愿承担赡养责任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丑恶品质，颇有醒世骇俗的意义。还有一些作品异常深刻地

揭示了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如《三愣》描写一个自奉甚俭，甚至看病也要与医生讨价还价的佝偻者，竟然为华校复办之事捐款五百万金，大出人们之意料，歌颂了那种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舍己为人、彼此信任、宽容大度等美好品质。

曾心的部分作品通过老人形象来展示暴露阴暗面，抨击鞭挞假恶丑现象。在他创作的关于老人形象的作品中，就有无情地揭露不孝子孙见利忘义，视父子、母子之情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如《老泪》全篇短短 800 多字，却生动地描写了老人陈五在晚年后的悲惨生活，并借此以怒斥社会上的不孝子女；《钥匙》也用寥寥千余字描述了一个老人步入老年的迟暮，进而唤起人们对老人内心生活的思考；更有揭露当今社会上恶势力、骗子的欺骗手段，如《捻耳记》，用一个老妇人的经历鞭挞了社会道德败坏，人伦丧失的现状；曾心也在《窃名》中以辛辣的笔调唾弃了李旺这个窃名者，其文章的核心实质是在抨击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潮流。以上这些作品看似鞭挞、批判社会现实，但主旨都是引起社会的警省，唤起社会的爱心，以循循善诱的宽解之情，去点燃被商品经济泯灭了的人类纯朴善良的本性，以共同保护自己的家园，维护父慈子孝、人与人和睦相处的生活。

曾心是一个艺术感受力异常细腻的作家。他善于敏锐地发现生活中富有深厚内蕴的事物，发现人物内心深处某种闪光的或阴暗的东西，并及时予以捕捉并巧为编织、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所以他的作品总体而言紧密联系实际，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并能够以此来反映社会中遇到的各种伦理问题。曾心是一位善良、忠厚，且颇富有同情心的长者，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与社会的殷切关注，使他

更容易看到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进而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它们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用以警示世人。曾心不是一个随波逐流、争名夺利的人，他有着分明的爱憎和强烈的公德心。事实上，曾心作品中所描述的各种现象在现实生活颇具有代表性和启示性，如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距离拉大、彼此失去信任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病（《寂寞病》）；如描述当代子女无法理解父母孤寂之心、不懂体贴父母的残酷现实（《窟》）；如描述子女不孝，不赡养老人的新一代华人子女（《老两口》）。除了关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外，曾心还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大自然的儿子》中，他通过描述阿公这一人物形象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在《猴面鹰哀思》中，则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反思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种种罪恶；在《存亡绝续的野生动物》一文里，他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对野生东西灭绝的担忧。



第三章 曾心小说、散文中老人形象的艺术特色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艺术世界最活跃的精灵，他们是作家倾心孕育的生命，也是主要的审美对象。曾心先生在描写老年人的作品中则非常注重真情实感。他以大夫的身份，将看病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如实记录下来，并且满怀人道主义的情怀，密切关注泰国老年人社会生活，对老年人的境遇、心态乃至通病都系于心中。全球面临步入老年社会的现实，而老年群体是泰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心在给老年病人把脉之时，也为人类社会诊了脉。他通过给老人治病的引子，想起社会疗球者的关注。比如《生日》、《寂寞病》、《钥匙》《寂寞病》、《品敬谈天》、《老两口》等系列作品，多方面、多视角地反映老年社会的种种痼疾。其中《品敬谈天》和《寂寞病》两篇作品分别描写了老伍和李太太两位老年丧偶者的现代老年寂寞病，如同两篇纪实作品，毫无虚构的迹象，真实而又感人。这类当今社会的“通病”，会使人产生共鸣，对两位老人的孤独、寂寞深感同情。同时也让人警省，是否应该有社会机构来关注此事，而不应由医生用“聊天”来解决问题呢？

《生日》、《老两口》是直斥不孝子孙伦理道德缺失的两篇作品，作者把老无所养，病倒也无人知晓的悲惨场面展现于读者面前，两篇作品人物不同，情节各异，但与前面的《老泪》、《钥匙》都有着共同思想倾向，共同真实性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

为了达到引人共鸣发省的效果，曾心作品的大多数故事都贴近现实，语言朴实直白，虽然缺乏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细细品来，却又是选材独特，意味深长，并善于运用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达到意蕴丰饶的艺术效果。

在很多作品的故事情节设定中，为了吊足读者的胃口，曾心喜欢在故事开头埋下一个“包袱”，并将故事转折点放在最后，从而使读者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反差，达到急转直下、破涕为笑的效果。巧设悬念这一技巧在曾心的作品可谓信手拈来，对于巧合和悬念的运用使得故事的戏剧性加强，扩大了审美性，也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如在作品《蓝眼睛》中，父母一直担心在英国哈佛读书的儿子